



冬日美丽的磨刀溪河（龙驹河段）张亮 摄

湍急的流水，时而一泻千里，如同奔腾嘶鸣的战马；时而在峡壁和山涧急速地迂回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……在重庆诸多河流中，有一条从名字到故事都泛起刀锋出鞘犀利光芒的河流，它就是磨刀溪。

磨刀溪，系长江的一级支流。它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县武陵山北麓的杉树坪，流经湖北省利川市、重庆市万州区，在重庆市云阳县的新津口注入长江，河道全长170公里，流域面积3167平方公里。近日，笔者和三位作协的文友，跋山涉水，溯流从源，探寻了这条看似平凡实则不凡的河流。

传关公曾在这里磨青龙偃月刀

在渝鄂交界的七曜山脚下、磨刀溪河滨的边陲小镇——万州区龙驹镇，我们见到两位男子正在磨刀溪龙驹河段，各手持一把钝了口的刀具，在溪石上哗哗地磨砺。其中那位长着络腮胡的大哥笑盈盈地告诉我们，他经常来河里的石头上磨菜刀、磨砍柴刀，锄头不锋利了也拿来磨。他还神秘地透露：“用磨刀溪石磨的刀，就是锋利，难怪当年关公要在这条河里磨刀……”

大哥提到的关公，就是三国有名的五虎上将关羽，字云长。史书记载，关羽“身长八尺，面如重枣，鹰目狮鼻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”。在战场上，他是古代武将中的佼佼者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横刀立马，所向披靡。他身上展现出的忠诚、义气、正直、仁爱等品质，对于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拜关羽为前将军、假节钺，都督荊州（包括今天的武汉市、荆州市、荆门市等地）。据传，一天，关羽行军至鄂渝交界的七曜山，看到有一条溪流，溪里的石头明晃晃的，他就躬身开磨他的青龙偃月刀。那石头硬中有细，把关羽的刀磨得锋利无比，吹发立断。自此，这条溪就叫磨刀溪。

关羽和青龙偃月刀被互相视为象征，后世也称青龙偃月刀为关刀。为纪念关羽在磨刀溪里磨关刀，人们在磨刀溪河畔修建了一座关帝庙，并在庙里为他立了一尊关公塑像，后来遭到了破坏。

在磨刀溪河畔，流传着“下溪磨刀”的民间习俗，农历十二月更隆重。据一些历史学家参考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《资治通鉴·孝献皇帝建安二十四年》《资治通鉴·魏纪·魏纪一》等文献资料综合分析推测，关羽忌日为农历十二月（220年1月中下旬至2月上旬）。当时，关羽在麦城（今湖北省当阳市）向孙权诈降。孙权听从吴范之言，知道关羽是诈降，便派潘璋在途中邀击。关羽率十余骑出逃，一路突围至临沮（今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），遇潘璋部将马忠的埋伏，被擒，和长子关平于临沮被害。孙权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，以诸侯之礼安葬关羽尸骸。

因赵尔丰谈刀谋道而闻名

沿着磨刀溪龙驹河段往上游走，我们来到了与万州区龙驹镇毗邻的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。谋道镇，与古万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：古时，谋道为巴国地。秦代，属



磨刀溪畔曾经的关帝庙（资料图）

巴东郡朐忍县。汉代，属羊渠县（为万州建县之始，治城在磨刀溪流域的今万州区长滩镇长滩井）。西晋时期，属南浦县（羊渠县改置，治城从今万州区长滩镇迁至今万州城）。唐贞观八年（634年），属万州南浦县。宋代，属“西控巴渝收万壑，东连荆楚压群山”的夔州路万州。元代，属夔州路总管府（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县）万州府。清代，为四川万县郭里大十甲（十甲为保，立保长）……

在龙驹镇至谋道镇的磨刀溪流域，我们寻访到了诸多历史人文古迹：软耳箐，在磨刀溪南约三公里，与渝鄂界山七曜山对峙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十月，时任万县知县张琴动员团防、调拨银两，在软耳箐修建关卡。其石壁高两丈有奇，厚半之，横亘山垭，八丈有奇，上设雉楼，下置关门，营房七间，更关驻扎，民团地于旁两山，卡外书“南浦雄关”，内题“东川保障”。打杆坳、龙门坳、铁石坳……磨刀溪绵延数十里范围内，有一系列与“坳”字有关的关隘防守要地。这些“坳”地，密密麻麻，好似守护在磨刀溪的卫兵。铜锣关是磨刀溪上的一道险关，一根石柱酷似锣槌在击打对面像一面铜锣石岩，民谣唱：“铜锣对石鼓，银子五万五，有人识得破，买下重庆府”。站在铜锣关极目远眺，不远处就是磨刀溪那段神奇美丽的百丈沟，幽深的沟谷中薄雾缭绕，或明或暗，萦绕流连……

《利川县地名志》（1984年）记载“谋道原名‘磨刀溪’，镇上原建有关帝庙，相传关公‘显圣’，在磨刀溪磨刀，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四川总督赵尔丰到此，与绅首谈及磨刀溪命名情由，即题关帝庙楹联‘大丈夫磨刀垂宇宙，士君子谋道贯古今’，意在谋道兴文，遂称谋道，现庙虽毁，石联半存。”《利川市志》（1986~2003年）三十篇第二章第五节记载同此。

磨刀溪，上千年淙淙流淌，长年不息；其中那有关“刀”的故事，充满传奇色彩，值得品读回味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《江津往事·寻踪》征文启事

江津历史悠久，人文厚重，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。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，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，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，陈独秀先生逝于此。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，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“江津往事·寻踪”征文活动。征文如下：

一、作者：作者不限，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；

二、内容：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。文史、党史、正史、津城秘史；奇事、趣事、怪事、佚事、鼎山故事，包括地名来历、历史轶事、人物奇闻、人文景观、民间趣事、山珍美味等；

三、主题：必须正能量，向上、向善、向好、向美；

四、内容：有据有因，拒绝胡编乱造。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“莲花石爱情”爱情故事等，要写即要有新内容、新发现。老故事新角度、新写法，不得抄袭，不得侵犯他人权利；

五、写法：写法上注重“寻访”，要有现场感；

六、字数：每篇1200~4000字，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；

七、在《重庆晨报》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，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。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，均给薄酬；

八、时间：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止；

九、投稿邮箱：912529179@qq.com 17708332565@163.com

欢迎来稿，欢迎参与！
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

江津往事

主办单位：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

江津、朱沱一线牵

□罗安会

对于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来说，故乡是心中永远的白月光，是挥之不去的乡愁，是生命中温暖的念想。

我的故乡在朱沱。当年，她隶属于江津县。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千年古镇，伴我度过了幼年以及青少年时光。在我30岁那年春天，位于江津边缘地带的朱沱镇正式划归了当年的永川县。然而无论故乡划归何处，她永远都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。关于她的故事，我知道的有很多很多……

话说唐武德三年（620年），官府在江津设万寿县，三年后更名万寿县，迄今已有1400年历史。北宋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撤万寿县，更名为汉东乡；明代，汉东乡更名为思善乡；清初更名为思善里。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思善里撤销，更名为五福镇；到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五福镇辖朱沱、四明、转龙、望川、江永等七个乡，办事处设在朱沱。民国初年仍沿用清制。

历经千年风雨，朱沱镇的地名多次变更，到湖广填四川时期，因移民中朱姓人居多，场镇附近建了5个朱氏祠堂，加之长江在此回旋形成深水沱，于是旧称朱家沱，简称朱沱。

朱沱的区公所设在镇上老街上坝的刘园。那时的朱沱，被永川县的松溉镇隔成江津县的两段，沿江而上是合江、泸州，顺江而下是江津，北面是永川，隔江相望是江津石蟆镇广袤的田野。从高空俯瞰，朱沱像一块飞地，静卧在一个角落里，滔滔江水从身旁向东流淌。

此乃福地，气候温和，浅丘地带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。老街的先人们为抵御外来入侵、维护当地安全，在古镇东南西北中配置了六道栅门。最壮观的是九宫十八庙分布在临长江一排的街面上，作古镇的围墙；街上四道栅门的石板大道通往永川、江津、泸州、合江到贵州……

但因陆路交通不畅，仅有四条古道出入毗邻县份，余下只能靠水运。不过，这倒促成了水运发达以及沿江码头的兴盛。每到夕阳西下，古镇的上中下水码头便渐渐热闹起来，江边停靠过夜的水船足有上百只。夜晚，黑黢黢老街上的煤油灯忽明忽暗，行人稀少，但凡是汽油灯点亮的餐馆、酒馆、茶馆、旅店、货栈……那就是一派热闹喧嚣，人气颇旺。

1949年11月27日，也就是我出生那年，江津县解放，成立江津县人民政府，随即全县原五个区改设十个区，朱沱属四区。之后朱沱区随江津县多次调整设乡、人民公社、区公所而变更建制。我自出生就在朱沱生活，是踏着老街的青石板路长大的。古镇年代感很深，一条主街一公里多长，顺着长江东西走向而建；老街上尽是明清时期的川东民居，店铺式青瓦建筑，二层三层木质楼房错落有致、雕梁画栋，高高的风火墙翘角飞檐。青石板路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润圆滑，街道两旁相互簇拥的串架老木屋满满岁月痕迹，每一块木板都裹上了时光厚厚的包浆。

在我记忆中，镇上有传统的酒厂、油坊、面坊、铁匠铺、竹器、篾货……可谓百业兴隆；街上不时可见马帮、船帮、力夫和外地商人，他们踏着青石板大街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吃饭穿衣奔波忙碌……我的童年、少年以及青年时期，喝着故乡的水长大，品尝到了人生艰辛的滋味，故乡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随时光流逝，古镇九宫十八庙慢慢消失。就在朱沱即将划归永川县的前夕，我结束了知青生活回城，但没有回到朱沱，而为了更好的生活调入江津城里工作。到我离开朱沱时，街上居民已不足一万人。

1979年4月，为有利于经济发展，正式将原江津县朱沱镇划归永川县。

经济在发展，社会不断向前。如今朱沱已成为永川区南部长江之滨的商贸重镇。但见一桥飞架南北，高速公路成为她腾飞的翅膀，长江大桥又将永川和江津联系在一起……

虽然朱沱划给了永川，但朱沱与江津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。江津有专门通往朱沱的客车往返，天天客满。朱沱的一大批商户在江津城或镇街都有很大的商务活动。朱沱百姓把到江津城仍说成“进城”。朱沱的许多村民都在江津的工业园区务工。在江津城里，仍有一大批朱沱人的亲戚，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有……

世事沧桑，我的朱沱也在华丽蝶变。但无论她如何变化，她永远是我心中的念想，我精神的原乡。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，我永远都记得，我从哪里出发。

朱沱——是江津嫁到永川的女儿。祝福朱沱，祝福故乡，祝福未来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）